

笑傲軍曹：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

· 王華龍 ·

國軍編制從軍官（一級上將）以下逐級推算至兵，有幾十個編階，現在歸類為三類軍職，分軍官、士官、士兵；以前還有一種類兵類雇員的，叫做充員戰士，更甚者早，於五〇年代，空軍水浦修護機場還有娃娃兵（遺眷或孤兒院洽送託孤的），頭上扛了個大船形帽；後來臺中空軍子弟小學的校徽就是娃娃兵，揹個大書包，抱支大沾水筆，摟著瓶墨水，歪頂著大船形帽蹲在地上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軍曹這個官名，古時有，現在變成一個統稱「士官長」，介於軍官與士官及兵之間，從三等長至一等長，更依年資晉升還區分級數，帽、領肩、臂之徽章，又依軍種、兵科不同而有所區別，不一一贅述。

然我在眷村接觸的，盡是此類軍曹戰將，就我從小長大的眷村而言，許多更可稱為抗戰老兵，只不過他們全都是空軍。眷村裡的軍曹許多技藝高超、卧虎藏龍，本事能耐高深莫測，就連我父親也是其中一員，會繡花、製大蝴蝶風箏，拿起胡琴便拉帶唱京戲、小曲，在風琴、鋼琴前會自彈

自唱，亦會橫吹笛子豎吹簫（自己也會做）。更甚者，在抗戰尾聲，從印度飛回四川雙流機場途中，遭遇日機攻擊，射擊士殉職（B-1轟炸機），他是機械士遞補上去變射擊士，隨後副駕駛亦陣亡，他又爬出機槍塔，到駕駛艙，坐在右座遞補副駕駛，快落地前，正駕駛下令放襟翼Flap，他就照放，然後下令他把輪子「丟出去」！我爸瞪著大眼看著他道：「輪子丟了怎麼落地？」我爸以為輪子也被打壞，要他拆下來丟出去，正駕駛：「唉！飛行術語，我們把放起落架Gear Down，叫做把輪子丟出飛機！」說完即抱著左肩傷口皺著眉眼，臉色發白，我爸這會兒又變成了護理士，找急救箱繃帶幫忙紮傷口，他和正駕駛合力搬著不太靈光的駕駛盤，峨嵋山在下，四姑娘山在左前方，崑崙山脈在遙遠的左前方，雙流機場跑道已在視線內，「盡速向北落地」！

扯到我的軍曹老爸，一扯就沒完沒了，因我父親就是大軍曹（一等一級士官長）退伍，原來是空勤機械士，後來在水浦機場棚廠內修發動機，

工作梯有油，從上面滑跌下來摔裂腳踝，出院之後轉補給士，負責上萬件器材庫房管理，士官職他全幹完；但接下來要說的，不是我父親，而是我們臺中地區空軍各眷村裡的軍曹，真可謂能人輩出，且看以下精彩簡述：

游天寶伯伯，給他一塊長鐵條，他就能做出一把空氣鳥槍。小學同學夏保華的父親夏百鵬，更是能製出各類器具，尤以行軍床為其代表作。謝正中伯伯及王福庭軍曹，聯手更能做出小喇叭、薩克斯風。大石里的鄒伯伯，開家庭孵雞廠。沈江漢（亦是小學同學）的父親開「小小皮鞋店」。東村馬路邊的孔伯伯，自己配料、裝個CO2壓縮機，手柄一拉，六十年前，我就喝過七喜汽水。更甚者，有幾個各眷村裡的神乎奇技軍曹，合力將三家失事報廢的F104-G戰機拼湊成一架，經試飛驗證，仍能飛到兩馬赫（兩倍音速），連老美都佩服我們的修護水準，稱那架飛機為F-104-G(GT) (Good Taiwan)，眾軍曹即刻保舉修護楷模，更得到國軍英雄殊榮，獎項囊括了「毋忘在莒、克難精神、勤儉建軍、零缺點計畫」等當時全軍政策全部的勳獎章，連將官看了都羨慕，非戰鬥兵科獲此殊榮，實是空前。